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无言的

Wuyan
De Jieju

胡进
◎ 著

结局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

无言的结局

Wuyan De Jieju

胡进◎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言的结局/胡进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28-6

I. ①无…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18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周 康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515215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8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次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1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6
第六章	097
第七章	116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65
第十一章	182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210
第十四章	226
第十五章	245
第十六章	259
第十七章	270

第一章

血色的残阳斜斜地照过来，丁成吉细长细长的身影就印在身后的墙上。他走出来的那扇门前牌子上分明写着：荣城市刑事拘留所。丁成吉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身影，又回头久久地注视着拘留所的大门。他十分讨厌自己投在墙上的身影，那影子虽然高高大大，却歪斜细长不成正形。他感觉自己打了一个寒噤，突然问道：“高书记，我现在到底是嫌疑人，还是检察官？”

高和超当然不会回答他。丁成吉心里知道，当着秘书的面，作为市委副书记是不会轻易表态的。高书记器重他丁成吉，但领导的威严却始终摆在那里。丁成吉自知失言，这可能就是高书记经常批评他“不成熟”的地方。

三年前，他像狗一样被拖上警车押进刑事拘留所，由一名检察官突然变成阶下囚。那时候他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徒劳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否则他就真的不成熟了。他心里抵制“不成熟”的评价。只是高和超不一样，高和超经常说希望他少走弯路少吃亏。

或许是丁成吉停留得太久，高和超定定地看着丁成吉：“怎么？不想走？你不会留恋这里吧？”

丁成吉什么也没说，可心里承认自己感慨万端。他似乎留恋墙上的影子，看了看影子，再看看已经西坠的残阳，他突然想见妈妈。

无数个残阳西下的日子里，妈妈站在自家门口等儿子归来。有一年

他低烧不断,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小姨就对妈妈说,这孩子一定丢了魂了。连续几天在太阳落山时节,妈妈按照巫婆婆的指点,一只手敲打着床边,一只手撒着米,嘴里不住地喊道:“金锁——吓着了你就回来!妈等你回来啊!”叫声绵延悠长,始终萦绕在丁成吉的耳边。“金锁”是他爸爸给他起下的小名,他不知道这“金锁”能锁住什么?锁住无情流逝的岁月?锁定无限美好的前程?妈妈跟他说过,他的前头还有两个姐姐,或许是贫病,或许是女人生来不受重视,她们都没有长成。所以他的生命对这个家庭何其重要!可是他小的时候偏偏体弱多病。他记得小时候总是肚子疼,每次疼起来,先哭的是妈妈。妈妈看着他疼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疗救他,既着急又心痛。后来他才知道其实是肚子受了凉,用热水袋捂一捂就好了。有一次肚子疼,妈妈想着法子哄他,为他炒了一锅刚晒干的花生,他吃得好香。可是肚子仍旧不争气,妈妈只好又将他背到乡村医生的家。医生在为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他兜里的花生,就直接将花生掏出来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金锁恨医生贪婪,后来就抵制着不到医生家里去看病。妈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始终没跟爸爸妈妈说。他心里想,有很多事妈妈也帮不了。所以他心里一直就记恨那个乡村医生。他记恨别人的贪婪,他不承认自己的小气。那时花生是他的最爱,夺人所爱是不道德的。因为记恨,他离开家乡后一直还默默地关注着乡村医生。可能是贪婪招来的报应,贪婪的乡村医生后来收获了一场牢狱之灾。乡村医生那一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杆猎枪,他一个人深夜走进大山打野猪。真正的猎人们都劝他不要去,他哪里听得进?结果他将在山上伐木的人当成野猪,一枪开火就听到倒地声音,可惜传来的却是人的痛苦呻吟。

丁成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此时此刻他触摸到自己心底最柔弱虚软的所在,他想起妈妈的呼唤,想起老家的房屋,想起老家门前的斜阳夕照。他甚至想起他最记恨的乡村医生。小时候的家,不管富贵还是贫穷,永远

都是游子梦中宁静的港湾。

作为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丁成吉，在行政拘留所和刑事拘留所这“两所”工程建设奠基的时候，来勘察过、督办过。没有想到的是他是第一批“享受”新拘留所的人。

高和超没有再催他，只是在边上静静地观察他、等待他。高和超的高明之处就是洞若观火，或许这是他爸爸留给他的“遗产”。高和超小时候常听爸爸说他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靠的是什么？一来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二来是机智灵活。勇敢是必要的，但是大敌当前硬拼不是明智的选择，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最后消灭敌人。机智让高和超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但官场怪就怪在有人想出头就真的升上去了，稳打稳扎就必须要有甘当配角的准备。丁成吉敬重高书记的稳重大度，但并不赞成他遇事三思而后行的过分稳重。丁成吉是山民的儿子，他没有太多官场智慧遗传，他拥有的是执拗倔强。

拘留所所长汪旺盛这时从所里追出来，早早地将双手送给高和超：“高书记好！您亲自来接丁检？”

高和超面无表情：“怎么样？你没有亏待老丁吧？”

“哪里敢？丁检察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嘛！”

高和超很不客气地说：“不要喊他检察长！他本来就不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就是反贪局局长！再说了，他从你这里出来后就不再当反贪局局长了！”

汪旺盛还想说什么，高和超已经没了兴趣。汪旺盛只得知趣地闪在一旁傻笑。

丁成吉此时倒成了局外人，他一言不发，只冷眼旁观。说实话，汪旺盛并没有亏待丁成吉，当然也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当他丁成吉是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款待他。他只是公事公办。都是执法人员，丁成吉自然理解，能做到不落井下石就算是正直的人了。汪旺盛一定不知道市委副书

记高和超会亲自来接丁成吉,否则他是不会放过每一个迎合领导的机会的。

早年的拘留所在老市区,那里人声嘈杂,出过很多事。老所长也姓丁,丁成吉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丁所长那样的人,从来不敢多说一句话,不会多走一步路,往往让人只记得他的姓就足够了。丁所长是个很仔细的人,却偏偏误放了一个嫌疑犯。被错放的人很快追回来了,可副所长汪旺盛不是个省油的灯,所长的位置已经向他招手,他不能放弃。他主动向公安局领导检讨:“拘留所是干什么的?今天能错放一个,下回能保证不错放?”所长能错放人,其他干警能保证不错放?公安局领导见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心里不耐烦,面子上还得安慰他:你主动承担责任是好的,可丁是所长,你只是副所长,轮不到你来负责。你先回去吧。

汪旺盛的检讨提醒了公安局领导,这事如果不闹出来,内部处理也就算了,现在既然已经公开,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在全体干警中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局里马上安排人将丁所长以失职罪移交到检察院。这样做的好处是,人也抓了,警示教育也做了,公安局分管领导也撇清了自己的干系。丁成吉接手丁所长的案子,心里有点为丁所长抱不平。那天丁所长本来不当班,当班副所长汪旺盛的老婆突然发病,值班干警电话告诉丁所长。出于责任心,也是出于关心,丁所长赶到所里代班,偏巧就出了事。丁成吉在调查取证的时候知道汪旺盛是有责任的,所以他力主从轻发落丁所长,也不必追究副所长汪旺盛的责任,因为本案未造成严重后果。他也没有提出扩大侦查范围,说到底这是个责任事故,不是恶意犯罪,只要能起到警示作用也就达到目的了。案件处理之后,汪旺盛对丁成吉千恩万谢,丁成吉只是说:“我们办案对事不对人!今天你是轻松逃脱了,但不一定没有下次,你好自为之!”

丁成吉铁面无私的话语让汪旺盛觉得这个人好难接近,感谢的心情也就一笔勾销了。丁成吉被拘留期间,汪旺盛当然不必再挑明这事,但现

在高书记亲自来接丁成吉，为了证实没有亏待过丁成吉，就自称“老朋友”了。

丁成吉对“老朋友”汪旺盛笑了笑，然后对高和超说：“书记，我们走吧！”

汪旺盛忽然想起什么，就快步上前拦住高和超说：“高书记，听说万如松被纪委双规了！”

高和超很讶异：“万如松？什么人？”

丁成吉说：“是建平县公安局局长。”

汪旺盛连连说：“是他，是他，听说他开车撞死人了，被你们纪委双规了。”

高和超注视了汪旺盛一会，厉声说道：“你怎么那么无聊！”

在高和超的车上，高和超正式通知丁成吉，市委已经做出决定，免去丁成吉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调整到市纪委任监察室主任。丁成吉立刻反应强烈地说：“市委这样做，等于默认了我犯过罪，我在检察院工作二十年，为什么不能留在检察院从事我熟悉的工作？”

“市委知道你会有想法，所以李书记让我亲自接你出来。我现在就送你到李书记那里去。他特意约你到紫云山庄，他要当面和你谈谈。”见丁成吉粗声喘着气，高和超接着说，“成吉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听话。你见过有几条胳膊能拧过大腿的？”

李平凡早早在紫云山庄的总统套间里等着丁成吉的到来。紫云山庄是荣城市唯一的五星级宾馆。宾馆建成五年来，总统套间没有接待过一位真正的总统，接待最多的是李平凡。丁成吉也不是第一次来，过去他常来这里向市委汇报重大案件，因为保密的需要，很多重大的决策或者人事安排的决定都从这里发出。山庄坐落在昭明山南麓，环境优雅安静，因此差不多成了李平凡的第二办公室。总统套间自带游泳池，这是李平凡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总统套间主房的周围是警卫或秘书的休息室，也就

是说,这一层每当李平凡住进来的时候,副书记和常委是不在这一层住宿的。总统套间有五个大小会客室,最大的一间其实就是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面安装了干扰设备,可以屏蔽外来电子信号,手机是无法拨出或接听的。丁成吉和高书记走进小会客室的时候,李平凡正慈眉善目地端坐在皮沙发上。和他并排而坐的是紫云山庄的主人申中华。见丁成吉走进来,申中华迎上来握住丁成吉的手。李书记也站起身来,但他没有向申中华那样迎上去,他只是站在茶几旁等着丁成吉走过来。丁成吉走近沙发却并不想握手,他只是轻轻触摸了一下书记的手,他感觉对方手上虽然用力,嘴皮子却并没有动。丁成吉一贯抵制刻意做作并且表里不一的官场习气,他态度冷冷地问道:“李书记,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好事?”

高和超见此情景便低声喝道:“成吉!注意你的态度!”

李平凡并不介意丁成吉的态度,他似乎没理会丁成吉这一问,只是依照自己的思路和善地说道:“成吉,来坐。今天我们坦诚相待,你有什么尽管说。”

丁成吉知道自己遇上了高手,本来是他丁成吉提问,现在李平凡这一答,变应对为追问,皮球很轻松地踢到他这边来了。申中华见丁成吉和李书记言来语去,开场并不顺利,他怕场面上人多了会尴尬,就不失时机地说:“书记、成吉,你们谈吧,我去给成吉安排晚餐洗尘。”

李平凡就转身对高和超说:“老高你也委屈一下,让我们两个男人好好聊聊,我相信没有什么不好沟通的。”

高和超不好再坚持留下陪“两个男人”,就知趣地走了。可高和超一走,两个男人之间一时间却出现了冷场。

李平凡是以逸待劳,他要等丁成吉放炮。丁成吉凭借多年办案的功夫,惯常冷眼审视别人,因此一时也无话。他见李平凡方头大耳,真正是“两耳垂肩”的帝王面相,可他名字却叫作“平凡”。丁成吉不懂相术,也没兴趣研究相面,他对自己说,如果不是因为李平凡的儿子李炎秀,他丁

成吉也承认李平凡是位还算不错的领导。让丁成吉奇怪的是，李炎秀却长得猴头猴脑，不知道李平凡是不是萌发过去做 DNA 的念头。

终究是丁成吉打破了沉寂：“是你们一手制造了我的冤案，我要申请政府赔偿！”

李平凡像父辈一样地笑笑：“成吉你是太天真！你在政法系统工作这么多年，本不应该说这样幼稚的话。政府赔偿是平常百姓在无援无助的时候常挂在嘴上的说法，你是我党的县级干部，所谓的政府赔偿对你有任何实际意义吗？”

“那么我要求你们为我平反昭雪是理所应当吧？”

“呵呵呵，市委安排你到纪委任监察室主任，这就是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对你的肯定！”

“你的好心我心领了，我知道你是为你儿子清除障碍，你这样做很明显是把我清理出检察队伍！你以为我这么多年反贪局局长白当了？”

“成吉啊！你其实知道我的为人，我这人，是遇软则软，遇硬则更硬！今天从你一进门，你就始终没给我好脸色看！我在荣城当了十年书记，没有两把刷子，能坚持到今天吗？牢骚人人有，我也有牢骚！跟我一年当市委书记的，有的当了一届就升副省长了，我都快满两届了，谁来管我？成吉你要记住，调整你的工作岗位是真心照顾你。你总是在风口浪尖，说不定啥时就性命难保，你知道不知道？再说了，我无论年龄还是职务都远远比你大，放下年龄不说，就说我的职务，也至少是你的‘现管’！我真没见过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好了好了，我这话可能有点重，但我是真心为你好。你以为我想当你眼中钉？”

成吉却仍然坚持说：“我宁愿辞职，也不愿受这种窝囊气！”

李平凡不再接丁成吉的话茬，他知道火候已到，该说的都说了，要给对方留下思考的余地，他毕竟是丁成吉的上司，不是他的同僚，该给的面子要给，该显示无可争辩的威严时当然不能迁就。他仍旧笑笑地说：“来，

我让你见一个人!”丁成吉还要说什么,李平凡拦住了他,“我们今后有的是时间交流,今天就不说这些了。”说着,不由分说站起来将丁成吉推出小会客室的门。俩人沿着宽大的走廊跨越大约三四个房间,李书记敲了敲门,门立即朝里打开。成吉一见是郑思奇,立刻傻子一样定在门外。思奇却是有准备的样子,她低下头轻声招呼道:“进来吧。”成吉虽然意外,可心里还是想见一见思奇。他知道思奇是有情义的人,她一定是受到了太大的压力。李平凡见火候已到,就抽身离开了,并且顺手在外面关上了客房的门。

郑思奇掩面而哭,成吉更想哭。虽然各自要哭的内容不尽相同,但这一对欢乐夫妻如今劳燕分飞、咫尺天涯,两人悲痛欲绝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们有过太多的欢乐,却没能共度患难。成吉一忍再忍终于没哭出来。哭,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成吉自小就告诉自己,有泪也要在没人的地方流。与其让别人同情,不如自己担当。

成吉在乡下长大,有一年成吉家遭了大火,家里烧得寸草不留。成吉爸回来的时候,见成吉妈妈出奇地冷静,心里倒是急了:“这叫我们怎么过啊?我们靠什么活呀?”妈妈只说:“怎么过?慢慢过呗!愁着哭着能过?”邻家荣大婶送衣送粮,给予成吉家真诚的同情和帮助。爸爸从山上砍来一些竹篙子要搭一个临时窝棚,却找不到生根的墙。邻家荣大婶主动将自家山墙提供给丁家,邻里一直和睦相处。但是后来,成吉的爸爸妈妈起早贪黑干活却成为荣家夫妻吵架的因由,荣大婶总是为此抱怨丈夫偷懒。荣家男人因为这个,就不爱搭理成吉的爸爸妈妈。等到成吉家又建起了三间大瓦房,两个邻居却一变而为仇讎。起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成吉家新房比荣家房屋超前一尺。复杂的是,成吉家房屋在西头,按风水上说,西边成吉家的房屋超过东边荣家的房屋,影响了东头荣家一家今后发旺。荣家男人将儿子的名字改为“荣升”,寓意将来一路荣升盖过丁家。荣家大婶怒视着成吉家大瓦房,无情地咒骂成吉家要遭天火。

荣家大婶一手持砧板，一手持菜刀，把菜刀往砧板上剁一下骂一句，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诅咒方式。那时成吉还不十分懂事，他只记得荣家大婶突然停止了咒骂，然后就见大婶单薄的短裤湿了一大片。原来大婶有这个毛病，她一激动，小便就禁不住。那时成吉就和一帮坏孩子笑大婶太激动。虽然少不更事，可现实教会了他读人生这本大书。成吉认为，大凡是人，无所谓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不会生来就是坏。比如荣家大婶，她算是好人还是坏人？有时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只是一念之差。

成吉扯了几张手纸递给思奇，思奇揩干眼泪，刚要说话，又哭出声来：“成吉，我对不起你！我不希望你原谅我，我自己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

成吉说：“好人坏人要看什么人来评判，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我被关在看守所将近三年，三年来人人都看我是坏人，那么你也认为我是坏人吗？”

“成吉，如果你不嫌弃，你搬回来住。”

“不！”

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俩人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觉得已经过了千年万年。最后还是思奇说：“成吉，你心里有什么你说出来，怎么说我都不怪你，是我亏欠你的。”

成吉仍然是一个字：“不！”

思奇一时没能理解这一个“不”字，是什么都不想说，是不怨恨，还是不承认思奇亏欠他？

正在尴尬之间，申中华来敲门，他首先招呼成吉：“成吉，为你洗尘的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楼到餐厅吧。李书记和高书记都要亲自陪你喝一杯。思奇一道参加。”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成吉确实饿了。他眼前又浮现斜阳下自己的身影，又闪现妈妈的脸庞。成吉这才有

心要打量一下自己。他不是用眼睛打量,而是用心打量一下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形象一定很狼狈,在看守所他享受每天四块钱的伙食,饮食的质量是怎么样就不必为外人说道了。现在的他已经是饥肠辘辘,他甚至听到自己的肚子一阵阵地叫。可是他不能就这样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像一只小鸟,始终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他不容置疑地对思奇和申中华说:“你们先下去,我洗完澡再来。”

思奇注视了他一下,成吉知道,她是没有忘记自己为他拿换洗衣服的习惯。成吉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地也往外走去,他是要到高书记的车上取自己换洗的衣服。

还没等洗完,酒店接待处郑处长就已经在敲成吉的门了。成吉穿好衣服从容走出房间的时候,郑处长十分恭敬地说:“姐夫!书记已经等您很久了。请吧!”

成吉没回答他,他想告诉郑处长,请不要喊我“姐夫”,我过去不是你姐夫,现在更不是了!可是他没有说,他想,没必要太过锋芒毕露,这个郑处长只是个小人!成吉不想搭理郑处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听不惯郑处长这个“您”。因为南方人平常说话是不这么称呼的,郑处长显然是山东的骡子学马叫,让人听起来十分不自然。郑处长并没理会成吉的态度,他跟在成吉的后面仍是小步快走的姿态。丁成吉知道,这样的恭敬不是冲他丁成吉的,是因为今天他丁成吉是书记要等的“客人”,成吉自然不必多情致谢。

不料想丁成吉在走廊里遇到一位熟人,那人打量了成吉一下,似乎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成吉也注视着他,那人情急之下就伸出双手:“是你?你放出来了?”

郑处长就说:“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放出来了?难道说是逃跑出来的?”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我是说,丁局长

你好！你吃了吗？没吃，就和我们一起喝杯酒。”

没等丁成吉回答，郑处长说：“您是怎么说话呢？难道丁局长是要饭的？您成心要请，也得提前邀请客人哪！”

那人突然就火了，指着郑处长的鼻子骂道：“日你妈！我这样说不是，那样说也不是，你到底让我怎么说？我这是跟丁局长说话，你算是哪根葱？”

郑处长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急不慢地说：“您哪儿自在到哪儿去，李书记在等着我们喝酒哪！”

那人回了一句：“你不就是一条狗嘛！我就是看不惯你狗仗人势！”

成吉见那人骂得过分，就说：“人各有志，你不能开口就骂人是狗！他是狗，我们不都是狗吗？”

郑处长却显得很洒脱：“哥！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说罢领着丁成吉绕过那人径直来到餐厅，大声通报客人到来。

李平凡见成吉姗姗来迟，就绷着脸说：“你的架子真大呀！我们等你，黄花菜都凉了。”

成吉知道这是书记的分寸，在众人面前，书记当然要有必要的威严。他不想理会，就径直走到属于自己的位子坐下。待他环视周围的时候，突然一惊，他看到李平凡的公子李炎秀也在席间。李炎秀很有分寸地站起来向丁成吉打招呼：“丁叔叔好！”

成吉又是一惊，他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位大侄子？

申中华不失时机地站起来，“李书记，今天你请客我买单，你剪彩吧！”

李平凡开心地笑起来。他笑，从来都不是那种“哈哈”地大笑，他是“嚯嚯嚯”地笑，笑得极有分寸。他也不是在所有场合都会“嚯嚯嚯”地笑，只是他想让你感觉放松的时候，他才会“嚯嚯嚯”地笑。在更多的公众场合，有时他能在突然之间收住笑声，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好像

他的情绪是人工雕琢的，能收能放，该收即收，该放又能自然地放出来。李平凡说：“今天我们揩紫云山庄的油！申中华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是不吃白不吃。来来来，大家开怀畅饮，不醉不归！”

李平凡有意绕开今天请客的主题，将晚宴淡化成“打秋风”，好像市委已经穷到揭不开锅了。他这样淡化的用意还在于强调个人感觉和友情，书记和你论友情就是抬举你，等到书记有一天向你挥舞大棒，那就一定是你不识时务了。郑处长及时将斟了半杯的酒端到书记的眼前：“您请！”

书记仍面对着大家说：“给你哥——不，给你姐夫斟满！他是今天的主角！来！第一杯我们共同为成吉压惊！”

书记这一开始，大家纷纷敬起酒来，起初大家都要先敬李平凡，等到郑处长敬酒的时候，李平凡发话了：“今天是为老丁洗尘，都不要先敬我呀！”

郑处长连连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书记摆摆手：“就此为例！”

等到郑处长敬完了丁成吉的酒，书记这才端起酒杯招呼道：“来，我敬你！别站，别站，都别站！站了罚酒！中华呀，你这位郑处长很敬业，服务周到哦！要好好提拔！”

郑处长不仅站起来，还端着酒杯绕过众人，走到李平凡的面前，将自己的酒杯端得比书记的低：“书记在上我在下，想搞几下搞几下！”

“想搞几下搞几下？你以为你是花姑娘？”

李平凡的这一句话引来一阵大笑，郑处长说：“书记您真是幽默大师！”

笑声刚停，李炎秀端起酒杯：“丁叔叔，我敬你一大杯！你随意！”话音一落，已经将一大杯白酒倒进自己嘴里。

成吉知道这一杯酒大概有二两五的样子，如果这样喝，自己两杯就醉

了,最多三杯就是大醉了。他当然也是“酒精(久经)考验”的,他平时喜欢喝一杯,但这样大杯喝,他受不了。他不经意地看了看李平凡,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必在意李平凡,但又不能不在意。李平凡护犊之情就写在脸上。李平凡什么时候会将喜怒挂在脸上过?丁成吉没再多想,他毅然端起自己的酒杯,甚至还加了一点,表示自己没有取巧,一仰头一闭眼,也倒进喉咙。他咽下苦酒后还没忘记举杯亮了亮,证明滴酒没剩。

郑思奇就坐在成吉的身旁,不免有点着急,便忍不住低声叫了一声:“成吉……”

成吉人来疯似的,又举起酒杯:“中华!是我兄弟就来一杯!”话一说完,又一仰头将酒倒进喉咙。

思奇坐立不宁,她悄声走向李平凡,跟书记耳语了几句,提前离开了宴席。申中华觉察到了这情景,就抬眼示意郑处长送他姐姐思奇。

高和超大声提醒成吉:“吃点菜压一压!”

丁成吉刚刚要举起筷子,李炎秀道:“丁叔叔,难得你今天超爽!我们再来一杯好不好?”

“好!酒嘛,水嘛!我丁成吉什么时候怕过!”

众人散尽后,成吉已经是烂醉如泥了。申中华两手用力地架着他,想牵他到厕所将酒吐掉。可申中华自己也有九成醉意,心里想着,脚下用不了力,两人不由得分别瘫坐在沙发上。成吉不自觉地向申中华这边靠过来:“中华!我知道你是我兄弟!我丁成吉没有私心!要我死没问题,可就是不能让我不明不白送死!”

申中华的舌头也打转转了,他像成吉一样,心里还清醒,他试图拍拍成吉的肩膀,却扑了空,差一点摔倒,定了定神后,他说:“成——成吉!今晚什么都不要——讲!睡!睡!酒后失——失言就不——不好了。有话明天再——再讲。”

两人这里还在说话呢,申中华已经听到成吉的打呼声。